





待菴日札

飲鳳亭記

華山王弘撰著

泉之甘者曰醴。唯華山下亦有焉。在予所居潛村之東。王處一志稱瑤漿玉髓。曾致鳳飲。予每與友人就之烹茗。藉草踞石而已。戊寅秋。謀構小亭。遂顧曰飲鳳。風景朗徹。林木蔚然。春榮新綠。夏茂濃蔭。紅葉秋晚。素雪冬凝。四時之遊。無不宜者。其為山澤之適。講道談藝。挾冊撫琴。至足也。竊以古有品第天下之水。如陸羽。劉伯翳。張又新。輩率詳於南。其在北者。僅武關西一水耳。今乃知其所歷未廣。非知水者。豈但浮槎見棄。為廬陵之所惜歟。又嘗聞之先儒。鳳麟皆祥物也。鳳感陽之靈也。麟感陰之靈者也。孔子嘆聖王之不作。故



特言鳳至西狩獲麟。春秋以終。蓋自傷也。鳳故有不同於麟者。天碧山青。清泓淅瀝。有管弦之聲。德其未衰。敢不斂衽以須。

叙次簡潔。蘊義遙深。非苟作者。

### 健字識疑

乾坤卦名也。健順卦之性情也。乾為天為陽。故以行言。坤為地為陰。故以勢言。象辭釋卦名曰。天行健。猶曰地勢坤也。如曰天行健。則當日地勢順矣。今既曰地勢坤。天行如之。何不曰乾而曰健也。偶觀字彙。阜部有隄字。注云。古文乾字。豈乾隄健二字。筆畫相似。故傳寫有誤耶。謹識以存疑。

### 書百石圖後

南唐寶石。既歸道祖。邈不可問。而海嶽哦詩。嘆息思之。成圖後之臨摹。記述往。於竹素間。彷彿見之。乃知石雖堅。有時而泐。或湮沒弗傳。而特傳於學士之筆墨者。歷千世而不磨也。可齋賈先生詩文妙一代。其餘力為畫。神契六法。寫此百石圖。各系以數語。或如正人君子。端笏垂紳。或如逸民野叟。席茅蔭柳。或精悍如幽燕老將。或綽約如春林嬋娟。或如使客帶劍。或如草聖揮毫。或如入定僧。或如羽化仙。其瀟淡絕俗之致。磊落自命之際。所謂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先生之意。遠矣。麗農老人拜而識之曰。古來稱愛石者。無如元章。今現可齋先生殆過之。而百石圖非胸中。有五嶽鬱鬱。孰安能變化出人意表。又豈區區一硯。



山圖所可擬哉。

翁嘗見硯山圖于鴛湖朱子孫處。謂與陶南村所圖不類。乃知唯詩文摹寫為得其真也。

趙英吾七十壽序

今之以生辰賀壽者。於古禮無之。先王之制。見於養老之政。執醬而饋。執爵而醕。若獻鳩。賜几杖。其所以重年至矣。唯詩有之。曰。以介眉壽。曰。萬壽無疆。洪範五福。一曰壽。要皆徵之於德。以祈天永命。非必於其生辰舉也。世之稱觴。生辰者。肆筵設席。子心之不能自已。而親戚友朋。饌享燕衍。玉帛鐘鼓。交錯於庭。其以風雅相尚者。更求能言之士。作為詩文。類稱其人。素履之善。以美之。乃推為子者。愛親之心。而行以鄉飲酒之遺意。其為人倫之樂。甚盛事也。然浮詞泛說。聞失之誣。雖極為形容。無當情實。又或侈談蓬壺閬苑。服食導引之術。若神仙可立致者。則學道之士。抑亦岸然有所不為也。戊寅冬。奉天楊



君屈君王君以其鄉英吾趙翁明年七十元旦生辰不遠百里言書諸清防以賀此國今之禮也翁有子隆伯善昌績學文章為名孝廉嘗從予遊此又予之所不獲辭者翁生有異質舜與卽好讀書父文明公器之獨以屢遭兵燹窶甚無以為養彼業治生以勤儉承家及文明公見背竭力襄事不以貧故廢禮友愛其弟弟沒而撫其子如也子失偶中年終不再娶鄉里並以為難焉蓋寬厚樸直君子也家既稍裕遂以好施予周急卹難聞於鄰國每為人解紛息爭訢如也昔萬石君不言而躬行齊魯諸儒皆自以為不及子孫遵教皆至貴顯雖無文學名與司馬枚鄒並光史冊翁非其儔耶近時曹正夫先生為一代儒宗父子之間日以講學為事所著夜行燭無非引其親於當道此世之所僅聞者今翁年登七十而隆伯以壯勝之年方以其學自見於當世則其所以顯揚其親者未艾也予特喜其一門之內肅雍之積善餘慶可以信之已而尤之天以為吾儒之舉嘉禮有非苟而已者若神仙荒唐之說既予所不道又豈敢效浮華之俗使方外者流翻以禮為忠信之薄也哉

義起之禮說得有本方不俗。

### 簡吳九苞

高坐老人正舉杯海東仙子笑歌回為言度索山前樹眼見花開結子來

翁老友凋謝殆盡獨九苞相愈茂而小星有徵蘭之夢故翁聞之鼓掌



復劉恭叔

曩二曲述君家尊人行誼屬為作傳不揣愚陋輒爾濡筆以識景仰之私二十餘載於茲矣比接手翰垂注諄切古道照顏色但獎借過實非所敢承耳僕今年七十有八衰疾待盡夙昔微志付之流水而江河日下每一念及不覺百感之交集也足下高才雅度樹立未可量將無因時觸緒亦有同於老朽之所懷者乎

二曲中孚先生也嘗尋父屍至襄城感劉氏父子高義故歸而求翁作傳以報之

題宋人畫漁樂園

鑿畫者分三品曰神曰妙曰能朱景真於三品之外更增逸品而黃休復乃以逸為上古今作者或有筆而無墨或有墨而無筆兼之者難焉然必命先之以命意超俗而位置皴渲濃寫淡掃唯其所宜耳此幀不知出誰氏手煙艇雲林極漁家瀟散幽適之致相其氣韻非宋人不能當在郭熙劉松年之間所謂千之百百之十十之一中之所擇不易得也虞臣好學嗜古什襲以藏己卯夏日屬為之題留觀數旬幾欲效海嶽據船投水之為而一笑自止澄懷觀道何間我乃識而歸之

招李虞臣看花張北山至同飲北山有詩



輕雲冉冉覆山家。沽酒人歸掃落花。正是遊春懷李白。何當博物  
問張華。石闌點筆風如昨。澤畔扶筇興轉賒。倒著接籬同一醉。柴  
門相送夕陽斜。

寄李中孚先生

奉別久矣。懷想儀型。形於夢寐。通聞函養。益粹知行。並進正所謂  
先生之學。安且成矣。獨恨孟常既逝。子德繼殞。言念疇昔。又不第  
離索之感也。弟浪跡吳越。十有餘載。今雖歸田里。而衰疾日甚。不  
勝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歎。何時得一侍函丈。啓茅塞。策蹇  
或可少收桑榆之效。是所切望耳。及身錄知已成帙。並近日著作。祈見  
賜。小刻二冊。附呈正。唯教之幸甚。

記節女

女有未嫁而壻死者。或問字焉。媒妁既通。父母許之。女無言也。夜乃自  
縊。賴其家人救之。甦始言其欲之。壻家以終。予聞之。遙具一瓣香。將  
拜之。而歎曰。賢哉女乎。是其志矢皎日。即凜嚴霜者乎。敢不拜。既而  
思之。女可謂義矣。然而非禮也。其所謂非義之義乎。古者先王制禮。  
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也。昏禮有六。六禮不備。謂之奔。奔者君  
子之所賤也。女之歸也。必父母命之。施衿結帨。壻親迎三日。而廟見。然  
後成婦。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故其有故而未  
歸也。及請之。有壻不許而後嫁。女不許而後娶之。文無壻不許而嫁。  
女不許而不要之。文令女未成婦也。而行婦之事焉。父母不命。壻未



親迎而女欲往為是奔也。又何敢拜。夫禮者所以體順人情而為之節。文非強也。今女之行如此。於禮則越。於情則拂。必非其父母之心所安也。若安之則不慈。父母即安之。又必非其舅姑之心之所安也。若安之則不仁。父母不聽。可強而聽也。舅姑不受。可強而受乎。且以人事言之。女才十七歲耳。從女之行。即一時安之。未必歷之數十年之久。而終安之。人生以百年為期。不幸而或早或暮。舅姑見背。婿既無子。是將誰依。必伯叔也。伯叔賢且難之。而况其有不敢必者乎。又况伯叔各有妻子。未必其能體伯叔之心。以上體其舅姑之心者乎。其間之艱難反覆是非。嫌疑瑣屑紛紜。意外之慮。有不可勝言者。此人世之常。非予之敢以不肯待人也。又如他日女以壽終。將必與婿合葬。是婿未就女。而女就婿。

也。晉者曹操有子倉舒。少曹操取其未娶之女而合葬。書之史冊。遺笑千載。嗟哉。女之賢也。而究同於曹操之所為。豈不可惜哉。女未讀書。未達聖賢中正之道。或聽稗官小說細人之言。而激而出於此。是在其為父母者。婉諭而曲成之也。若不深惟終始。或致他日之悔。使其事不光於彤管。則負女矣。亦非天下人心之所欲聞也。

言合中庸。有益于世道人心不淺。非狂妄所知。



與觀察可齋賈公

頃讀歸震川集有女論一篇與弟前言頗合所引禮文亦俱同至所謂重廉耻之防傷天地之和則愚言之所未及者更見其大晉杞有史氏女未嫁而死其夫李空同作詩稱其烈亦必先言踰禮破經而特以為有激俗之功焉此即震川論末所述或人厲世之意豈其重一女子之行而反薄視先王之禮耶葉水心有云為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愚謂此女之行必不可以教世則空同此詩無作可也邵二泉作張女傳亦亟稱其烈然必以其進而之於中行為言若衛女之嫁齊太子而中道太子死者與此又有異也

言至不可易處古今人皆同也

又與賈公

後世著作多有偽託者必考諸聖賢經傳之言而有合始為可信即以銅器言之儀禮云簠蓋豆敦豆饗皆皆有蓋敦蓋有首簠蓋內圓外方其實稻梁簠蓋外圓內方其實黍稷爾雅云竹豆謂之簋其實乾實木豆謂之豆其實菹醢瓦豆謂之鐙其實大羹之湑洗承盟洗者棄水器也湯所銘之盤盟盤也先儒謂簠簠之蓋皆象龜形士大夫刻龜於蓋人君金鏤故管仲鏤簠蓋禮以為飾廢數未有足足數未有筭纒數則足之間有筭韓詩說一升曰豆二升曰觶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謂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則天子用玉可知燕禮大射以象解獻公則諸侯用象可知燕禮司正飲角解而士



喪禮大斂亦有角解。蓋解以象為貴，角以之。凡單言解者，以木為之也。先儒楊氏之說如此，然則古器之為銅與否不一，而今之傳世者，率屬銅。予謂除鏤者與有篆者外，其餘疑皆漢以後人做為三代之物，恐未必然。敢以質之博古者。

題高澹游畫竹

予嘗見東坡畫竹卷，筆勢縱橫淋漓於萬竿林中，忽著數字云：與可筆意如此，翳策飛動，與風稍雨，籜相亂，想見其得意疾書時，何啻渭川千畝在胸中也。澹游此幀獨寫其亭，玉立之致如姑射神人，綽約雲外，舉似楫堂。當振袂以歌曰：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題可齋公仿倪雲林卷

寒山古木極瀟淡之致，而一望平遠，復令人有天空海濶之思，氣韻超逸如瑤樓玉宇，可望而不可即也。晉董文敏題雲林畫有云：若使煙霞頓骨髓，可知我法總同卿。可齋先生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故其神契乃爾。如文敏復起，當與之把臂入林矣。

題唐六如菊巖圖卷

六如，個儻士也。其拒絕寧庶人有先見之明，志節簡然，出乎一世之上。既經放廢，慷慨激烈，特賴以山水陶寫，所謂不使人間造業錢也。今觀菊巖圖，健筆縱橫，正可想見其卓犖自命之槩。可齋先生博雅善鑒，收藏古今名蹟，撫摹吟咏，不減東海岳。趙子固一流人，其珍賞



此卷有以也夫

題宋人畫冊

古宋人真蹟集之成冊者郭徵君止園先生也後歸之吾友劉刺史  
太室而太室之孫美中奉藏如拱璧其一二為趙子昂作子昂妙墨  
徧天下此二幅雖真似非其至者三為關仝仝早師洪谷子論者謂  
其出藍之美淡造平淡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  
此幅正可想見四為趙大年大年年少好奇人惜其未能周覽遐游  
以為筆端之助然寫陂湖林樾煙雲鳧雁之趣荒遠閒暇雅稱得意  
五六為趙千里千里於山水花鳥竹石無不善而更長于人物此二幅妙  
絕等倫所云精神清潤不虛也七八則徽宗御筆徽宗畫不獨龍衣  
古人尤注意翎毛點睛多用生漆隱然豆許高出綠素幾欲活動



此一幅正合畫雖一藝可以澄懷觀道徵君鑒賞極精而此冊皆  
流傳有據美中珍之即視同子固之於蘭亭至寶是保可也  
郭江園東雲齋劉太室三先生為一時風雅之宗其收藏鑒賞亦  
名甲關西錢虞山王孟津皆亟稱之翁與為莫逆交嘗作四懷詩其一  
則謂上劉孟常先生也老成典型喪亡畧盡翁每言及輒歔歔泣下

釋蠶文

天山丈人夜坐讀書以手揆腹得蠶焉將殺之疑如有聞其聲者曰哀哉  
予蠶也黑者居於髮際白者藏於衣端均稟血氣不之知覺附大人之  
身託一日之命唯肌膚之是啣所損於人者至渺孰不渴飲而飢餐實  
非恃強而食弱苟一蒙其所察遂慘然以遽殞雖情涉於應憎詎恨  
結乎淡仇何洪纖之特殊將無報償之過當哀哉力不能支口不能辨  
不能數蚊之飛不能作蚤之躍固禍機之相同獨痛苦其尤甚如已此之  
卒無用銀鏹似就烹之徒不俟炮烙肆厥掌指立為齏粉魄喪俄  
頃魂絕終古世有用戮同於嬉戲而致死毫不惻隱如此者哉亦曾上  
游宰相之鬚下處逸人之禱雖齧臭臭見譏於商隱而恒德亦叨賞



於龜蒙。若自以為無患。究莫逃於一收。倘別有資以苟活。誓言不侵夫  
貴軀。奈更無物以自養。為能坐而待斃。死天地以並育為德。是何育  
之能。並帝王使萬物得所。將何所之可得。或欲效仙人之辟穀而生。無其  
術。亦弗信也。即能為義士之不食而死。非其倫。又誰許也。不知王猛讀書  
世之務。莫所取而見。捫聊以誦杜牧阿房之賦。復何有於敢怒哀也哉。既  
無改過自贖之路。亦不在福善禍淫之條。憫茲微息。請告仁人。於時丈人  
廢書而歎曰。嗟哉爾。螻乎。蟻以成形。蠢然而能動。敏而有其類。了無所  
為。伎倆固有限。力猶孫。夫螻蟻容受雖不多。情實同於饕餮。殄食所  
謂么魔。小人不足辱。吾亦敏者也。姑從放流之典。用彰浩傷之恩。乃釋之。  
仁人之言。惡之亦所以憫之也。

教諭雪龕賈公墓道碑銘

曲沃雪龕賈公卒於家。既葬。冢子荆生鳴壘遣使具書。以洪洞范  
君處西部。其所為公墓誌銘來乞文。其麗紉之碑。范君雅志聖學。  
為今魚目混珠。其言信而有徵。而予又辱與荆生遊好。雖不斐。其焉辭。  
公諱佩徵。字賓直。雪龕其號。世為曲沃之西亭里人。叔祖考諱獻  
廷。祖妣許氏。以公為其後。不及娶而殤。本生考諱還醇。妣王氏。以公為其  
後。益重祖也。公性淳靜。端謹。弱不好弄。稍長。篤問學。研精六經。探  
羣籍。崇禎壬午。補儒學弟子員。食廩餼。康熙癸卯。與鳴壘同舉  
於鄉。鳴壘為舉首。里黨頌美。公處之泊如也。當丙戌辛卯歲。相繼  
遭本生考妣喪。雖以制降服。哀毀倍甚。丁未。鳴壘成進士。尋為內



閣撰文中書舍人。過 覃恩得 敕封如典。時公猶應禮部試。卒不  
第。己巳乃授太原縣儒學教諭。南蒞任。謁先師廟。見十兩廡木主。  
題稱位次舛誤。即請於督學道改正。使他州縣比皆式之。其教人以立志為  
先。朔望集諸生講孝經小學。課制藝。親為甲乙。雖勞不倦。暨數  
月。有感喟然曰。教諭雖微職科。然司學校為國家育材。厥任匪輕。今  
士習囂競。往不辨義利。一旦得用。無所樹立。或至敗羣。其咎奚繇。  
予老且病。曠官為懼。遂上狀乞休。迄得請。即日歸。諸生不忍公去。  
越境遠送。有泣下者。公引贈言之義。誨諭諄二。以復性為要。謂堯  
舜之道。唯孝弟。孝弟為為仁之本。仁為性乃善之長也。孟子道性  
善。必稱堯舜。能孝弟。即是復性。諸生勉之。先是公六十時築東園。

構十松亭。其臥室曰雪龕。及既歸。遂居其中。杜門不出。益肆力於學。  
間為詩文。曲暢旁通。而一以聖賢為的。蓋自得之詣。較時流之勦龍  
華靡者大異。如訂族譜。述先德。表貞節。及勸賑饑。畫積穀。諸作。皆  
班三有實錄。繇其道可以治國。而惜乎其時之不得大為展布。  
然其曠達之識。恬退之節。已足以光史冊。而垂後世矣。公素慕陶靖節。  
之風。咏青松在東園。卓然見高枝。詩故嘗自稱東園老人。而書雪  
龕之壁。亦取其句曰。斯晨斯夕。有琴有書。其在官。不滿期。興靖節  
之八十日。而賦歸去來詞。略同。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歟。公生于萬曆  
四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卒於康熙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有二。配  
柴氏。敕封太孺人。閩範嚴明。伉儷齊德。生於天啓二年三月十二



日卒於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十月初八日合葬於蘇村之東坡。男三人長卽鳴璽癸卯解元丁未進士為內閣撰文中書舍人者也。次鳴璧庠生。次鳴璧太學生。俱歿。孫九人長遠。歿次乃名。次乃音。次華平。俱庠生。次惟條。次乃聲。次乃韻。次乃思。皆傳其家。銘曰。

於休賈公德高志沈龍潛鳳棲為國之琛。司鐸巖邑典禮是道。肅肅雍雍。多士有造。歸卽田園爰樂琴書。神明內蘊。淡然而自。既多受社。宗祏有光。琳琅一門奕世其昌。山之幽。水之淡。廣萬古宅。以莫不歆。長松蔭。白雲在野。鏤斯樂石。以誌來者。

賈公父子雖在宦途而有高尚之節好問學公翁故與為夙契同心之言其真如蘭也

荅賈荊生

淡秋亭一別二十年矣。雖音聲時聞而無從一接色笑。契濶之懷與日俱淡。使者遠來承命泐石之文。媿不堪副。然知己之誼亦不敢辭。謹擬撰一稿呈覽。卽有白者。雪翁公為獻廷公後者也。獻廷公有子弘齋。其諱不著。雖未娶而歿。然世次相承。安得舍之而補其祖。况本生考妣之喪。既曾降服。則又烏可不考。弘齋公也。若仍考還醇公。是二本矣。且降服之義。何在禮。必正名。此志銘中之大端。不容混者。又雪翁公葬以何時。葬之何地。文中皆不著。亦所未安。今為補出。統惟鑒訂。

此亦足以見翁之操觚不苟矣。



蒲城重修城隍廟敬明樓記

粵稽古者禹始作城而易泰之上六云城復于隍所以戒否唯傳亦有  
繕其城隍之文大抵因人心所善為之制設險以守國爾其在祀典  
則未之前聞也後世以其捍外衛內必有神主之始為立廟肖之以像  
土木而衣冠之宮室居處儼與人同洪武初錫以叢號府曰公州曰侯  
縣曰伯亦如官秩之有差等既而正祀典一切草去詔天下為神王  
祇稱城隍之神奉秋宗奉災異告誥亞於嶽瀆其祭用少牢文職  
長吏行事武官不得與誠重之也遂為不易之典蒲城巖邑也故  
有城隍廟為殿為廡為門為序與他邑同而東北隅有樓曰敬明  
則所獨也創建未久旋遭兵燹幾於頽廢邑人王煒雷聲表輩



廣募重修。經始於某年月日。至己卯秋八月落成。榱桷孔固。丹雘燦然。乃不遠百里。屬予為文。以泐樂石。予聞之。顧師古曰。樓亦名譙。謂其可以登高望遠。備非常也。晉先王體國經野。以奠民居。地大物衆。防好惡強弱之相攻。於是為之樓。實古者重門之遺制。所云擊柝以待暴客也。故今有置漏數刻。伐鼓鳴角。以謹晨昏者。謂之譙樓。蓋樓用如此。後世學士築之以讀書。而為神僊之術者。居之以為燕息調養之便。固非其造始之意。而廟之有樓也。何居乎。將無神之聰明正道。司禍福之柄。樓然俯臨市廛。以覘其出入耶。抑階降在上。默佑于冥之中。布惠澤而卹水旱。肅具瞻以為四方之極耶。則幽以安神。明以治人。亦無非寓察善惡。禦患害之意。以為國家行教化。助刑賞之不逮云爾。

晉人謂非神也。而神之非弗神也。而弗之神皆人也。今諸人所為經營之誠。竭心勞力。自矢于夙夜。以人道事神者。其亦衛覲之所謂敬恭明祀而顯大玉庭者乎。予故著其有關於世道民生者如此。若徒糜金錢。侈華麗。以為遊觀之美。則非予之所知矣。

樓成其邑人初欲易其名。公謂宜仍舊。特為大書其扁。而作斯文泐諸石。詞詳義備。



寧美州青岑劉刺史壽序

先王制五禮以治天下。其節即文無不具。而祝壽之禮。未<sup>則</sup>之有也。或謂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莫備於燕風。其七月之詩曰。濟彼公堂。稱波兕觥。萬壽無疆。則居上者之德。有以宜其民人而下焉者。謳歌頌禱。為之祈天永命。此後世祝壽之禮之所繇。肇也。今天下之士。莫不尊經。其能以聖人之經躬行實踐。立可大可久之業。者。十無二三。非空言理性。入於虛無。則競尚縵縵。流為浮華。使人以宋之講學。等於晉之清談。是可慨也。向予友有之楚遊者。歸而言長沙宰青岑劉公。以經術飭吏治。其興利剔弊。卹困捍患。皆確有碩畫。為人所難。非尋常俗吏之所能及者。予竊心識之久矣。己卯秋。里人陳



遵理氏為寧羌州儒學訓導之明年有書來稱其州刺史為政之美十月七日為其初度之辰州士民感其德載酒介壽乃不遠千里乞予為洗數之詞書諸清防其言曰寧羌要害地也屢遭兵燹凋敝已極城無寧宇野多荒草額賦不及他邑之半自公下車招集安集為生娶教養之計勤稼穡導樹畜平徭役省訟獄獎貞廉抑豪強舊規之病民者罷之奸胥之蝕民者除之至立義學以育才敦之以詩書陶之以禮樂而流風為之丕變條畫備荒權會節濫公私不妨倉廩以充因時補給雖早稔游至流離載道而寧羌百里獨為樂土以是譽溢隣邦即有援之以為例者其長或難之公適入府環車泣訴公遂慨然代為請命而洋縣之繁劇孔瘁為尤臺使者知公屬之兼賑公不

避嫌不辭難詳察緩急權宜調轉其全活甚衆故洋之士民感頌尸祝亦如寧羌其所為告予者如此而徵其姓字則即向者為長沙寧之劉公也公為西水先生之季子而木齋公之弟也西水先生績在農部碩德遐齡為世達道木齋公督學江南教士有規矩其廉正不阿稱後之子昆邵公運青張公而鑑拔造就變綺靡之習歸諸典則則木齋公實先之也予既喜夙督之所聞不誣而益歎公之為山左世家赫々奕々發揚先業使聖賢經濟之學措諸當世藟々有實效一雪儒者迂濶虛文妨務之言為大快也古者天子視學大合樂及鄉飲酒皆必有養老之典蓋三代之盛未嘗遺年今之祝壽非特有幽人餘風亦深得先王制禮之遺意者也於是酌酒西望拜手而遙賦南山之什一曰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再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終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願公之艱然舉斯爵也。

此應陳氏之求。中言寧美之政。比自本之陳氏。而首尾媿。則翁之自知刺史有素也。

### 題潼關義學

漢文翁為蜀郡守。以教化為先。起學宮。市中招下縣子弟受業。其時蜀郡學者。比于齊魯。宋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教人有法。科條纖悉。俱備具。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遊者常數百人。朝廷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史冊美之。今燕山楊公。以不世之才。當當盛之年。自蒞潼關。潔己仁民。期月而政成。簿書餘暇。雅意作人。爰捐俸金。立義學於文廟之側。擇端謹之士為之師。使民間子弟咸有所資。以從事。一如文翁之在蜀郡。而予願諸生守湖州之範。深體力行。他日出而用世。必卓然有以自見。使人知今日之為。非徒以名也。斯為不負公矣。昔吾鄉文光祿論人才。謂某也華而不實。某也氣而不道。蓋學者



之病不出此二端而區區之意以為其要莫先於嚴義利之辨唯至敬致知忠信以求之介然不期其志於近日浮華之習以詐力相尚者庶有身守老夫髦矣然不敢一日廢學存公之知尤願延垂盡之年扶杖以觀其成也

### 清連隴記

迤邐潛村之東二里高之下為地十有七畝繚以周垣流水滌洄林木蕭藹出於塵氛之表者予之清連隴也游焉息焉歌伐檀之詩而致以素餐為懼者予之志也樹則為松為柳若楸槐棗柿桃李之屬以百數其東為崖上有泉雖高僅尋丈而瀉而下之淙然有飛瀑之勢浙澗之聲如鳳笙鶴管不絕於耳匯而為池蓮葉田田魚戲于東西南北間蒲葦行菱芡錯然別有小泉清泓可鑑宜煮茗宜釀醞皆所謂醴泉也南眺層峯疊嶂煙嵐萬狀西北俯平原千里近之城郭阡陌相連有農桑雞犬之資炊烟時起雜以埃塵車馳馬驟大抵名利客也遠之蒼茫無涯際直接邊塞其間征夫荷戈思婦寄衣古來拜爵



封侯與馬革裹尸化為燐火青。不知凡幾日月易邁。千載一瞬。動人感慨者何限。我生不辰。飽經喪亂。負君父之深恩。立誓苟全。今且鬻髮矣。水旱為灾。窮乏日甚。遂向李甥虞臣。易粟糊口。虞臣仍顏其門。系以老夫如故人之見之者。莫知其今為李氏有也。予朝夕攜杖著雙不借。相年偃仰。游目騁懷之日。固多於虞臣。則亦頓然嗒然相忘已耳。竹樹蒙密。藥闌分列。雖無亭館臺榭之飾。以貯歌扇舞衣。而木榻草茵。研露點易。撫無絃琴。招忘機友。看木開花。飲微醉酒。四時之景不窮。而萬物之情各得。間復有風聲雨聲。飛雪聲。啼鳥聲。落葉聲。近村砧聲。遠寺鐘聲。寒暑晦明。皆可悠然。而得以與吾泉聲相答也。閑之一區。倘亦迂叟之所謂獨樂者乎。而吾且與虞臣共之。蓋嘗

有感於成毀代謝之故。間其所欲。不溺於所好。誦六一之言。而嘆平泉之陋也。

翁文皆直寫胸臆。而妙有含蓄。每於結處。信覺精神。人以此知翁晚節老當益壯也。清連隲為里中勝地。得翁此記。益足千古。予附之聲施於後。而幸甚矣。



圖書

川圖  
藏書



